

JULIE GARWOOD

她是美国最畅销的浪漫小说作家

她的文字曾被翻译成十二种语言，她的粉丝遍布全球四十三个国家
她的作品总销量超过三千余万册，她用浪漫实现了无数读者的梦想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西漫
小说

礼物

THE
PRESENT

[美] 茱丽·嘉伍德 著
Julie Garwood
封硕 译



Julie Garwood



西漫
小说

礼物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美]

茱丽·嘉伍德
Julie Garwood

著

封 硕 译

THE
PRESEN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礼 物

(美)茱丽·嘉伍德著;封硕译.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399-2485-4

I. 礼...

II. ①茱...②封...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1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6610 号

责任编辑:梵 高 百忠露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

(江苏省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802 室)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8

字 数:16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99-2485-4

定 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茱丽·嘉伍德这个传奇女子，她用智慧浪漫的笔尖开创了西方浪漫小说最辉煌的纪元。

她曾创作了近三千万文字的作品，总销量达到三千余万册，其中十八部作品荣登“纽约时报”的图书推荐排行榜。

她的作品通过对爱情故事美轮美奂的描述，带你进入西方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甚至欧洲大航海时代这些充满着传奇、想象、浪漫的年代，犹如其身临其境，总是能让无数读者为之倾倒。

她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本同样名声显赫。1997年，代表作《玫瑰》被改编成电影《玫瑰山庄》，播出后迅速在美国的大街小巷走红，并荣登该年度两小时电影收视率冠军宝座，仅次于四小时电影的《辛德勒的名单》。

她的作品里不再是简单的王子与公主的爱情传说，故事的背后总有着执著、勇敢、乐观、幽默、宽容……不再浮躁，没有拖沓，一口气读完后却还意犹未尽而又怅然若失。

她最得意也是读者反响最好的佳作之一《礼物》与《新娘》用独特而细腻的文字触碰着一颗颗敏感又炙热的心，将浪漫、感动却不失幽默的西漫小说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THE
PRESENT



序 幕 THE PRESENT

一八〇二年 英格兰

看起来,这些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迟早是要大动干戈的。

劳伦斯男爵的城堡将要举行一场特殊的婚礼,他已经做好了每一项预防措施。虽然这个极不讨好的职责非他所愿,可英王亲自下达的命令,一向忠诚又服从的劳伦斯男爵怎么可能拒绝呢?婚礼双方是温彻斯特家族和圣詹姆斯家族,两个仇恨的大家族。他们都曾激烈抗议国王的决定,但国王毫不理会。劳伦斯明白国王发出这项命令的原因是因为整个英格兰跟双方家族都有来往的人只有他。唉,这个不幸的角色。

虽然乔治国王相信,婚礼在中立者的土地上举行,双方的宾客都会安分守己。但是看看四周吧,穿着盔甲的男人们满眼的仇恨,只等待着战争的到来。只要谁说错了一个字,甚至是一个毫无威胁的举动,都很可能会引起这场灾难。

此时的主教穿着主持仪式的白色礼服,坐在两家族中间的高背椅上,他的神情看起来就像刚刚吃了一大堆苍蝇,不时地发出刺耳的叹息,又好像是一匹病弱的老马垂死的哀嚎。他目不斜视地盯着前方,天知道他在



2 想什么,他用指头敲着木椅的扶手,藉以打发时间。

劳伦斯清楚地知道,如果麻烦真的发生,主教根本什么都做不了。只要英王一到,分别在楼上房间内等待的新娘和新郎就会被硬拉到大厅。愿上帝保佑两个孩子,当那一刻真正到来时,地狱的大门就会全部敞开。

为了能起一点威吓作用,男爵在大厅的四周,安排自己的分遣队和英王的骑士队驻守。说实在的,这种在婚礼上布置军队的场面实在是罕见,而婚礼上的宾客个个都是武装打扮则更让人闻所未闻。温彻斯特家的人全都因为满满一身的武器而举步维艰。他们这种无礼的表现是可耻的,而他们的忠诚更值得怀疑。然而,劳伦斯并不责怪他们。盲目地服从也确是一大挑战,毕竟他们的国王是那么的愚蠢。

其实,英格兰的国王早就疯了,可是没有人敢说出这个事实。看看这场荒唐的婚礼就是证据。男爵知道,英王的愿望就是让国土上的子民全都和睦相处。他也愿意为国王实现理想,可是天知道,就算他绞尽脑汁想尽办法,也根本无法做到。可怜的英王,可怜的男爵。

乔治虽然已经疯了,可他毕竟还是他们的国王,可这些该死的宾客连起码的尊敬也没有。好像就是存心要引发这场战争一样,温彻斯特家两位叔父辈男士以渴望流血的神情把玩着剑柄,而圣詹姆斯的战士穿着整齐,看到了温彻斯特家的举动后集体向前踏进了一步。今天的婚礼,温彻斯特家的人是圣詹姆斯家的六倍。但圣詹姆斯家怎么可能把他们放在眼里。想想向来以残酷闻名的圣詹姆斯家人会因为别人瞥他们一眼而剜出那个人的眼珠子,也会只因为想听某人哀嚎而踢他的胯下。所以大部分的圣詹姆斯家战士根本没有携带武器,面带微笑也更不足为奇了。

英王的私人助理蓝修格爵士终于出现了,红色的袜子和白色的长袍礼服使他看起来更加的矮胖,他表情严肃地冲上了楼梯,与劳伦斯匆匆地拥抱,然后以沙哑的声音对大家说道:“我先行赶来,陛下在几分钟之后就到。”

“谢天谢地!”劳伦斯如释重负地说到。他掏出手帕,拭了拭额头上的汗珠。蓝修格瞥了劳伦斯身后一眼,然后摇摇头:“你张罗的大厅怎么好像墓地一样地岑寂可怕?”他低声说道,“宾客还尽兴吧?”劳伦斯以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他。“尽兴?修格,有没有搞错?只有杀人才能让这些野蛮人尽



兴。”

“看来你的幽默感正在帮你度过这可怕的时刻。”修格答道。

“我可没有开玩笑，”男爵哼了一声说道，“等你明白整个情况之后，你也会笑不出来的，修格。温彻斯特家人带来的是武器，而不是结婚礼物，我亲爱的朋友。”

修格却不相信地摇头。男爵忍不住咆哮道：“这是真的。我试着说服他们把武器放在外面，但是他们根本不听。他们完全没有庆贺婚礼的心情。”

“哼，等着瞧吧，”修格低声地说，“陛下的亲卫队会让他们解除武装。我也绝不会允许陛下走进这种充满威胁的大厅。这是一个婚礼，不是一场战争！”

修格果然说到做到。他命令四十名皇家卫队包围了所有的宾客，并且命令皇家卫队的战士都拉开弓箭，严阵以待。温彻斯特家的人斗不过这个愤怒的英王助理，只好将武器堆放在了大厅的角落。连詹家那一方的恶汉也交出了武器。“如果我能活着把今天的事告诉别人，也没有人会相信我的话。”劳伦斯在心中想道，“乔治国王将不知道我们为了维护他的安全，下了多大的功夫。”

英王走进大厅时，皇家卫队立刻放下手中的弓箭。不过他们丝毫不敢怠慢，箭仍然搭在弓上，以防突发事件的发生。

主教从椅子上站起来，对英王行正式礼，然后示意英王就座。英王的两位律师手拿文件，尾随在国王身后。劳伦斯等国王坐定之后，急忙跪在英王面前。大声地说出他忠诚的誓词，他希望，那些野蛮的宾客能够自惭形秽。更希望能够消除这场战争。

英王倾身向前，一双大手放在膝上。“你的忠诚让你的国王十分高兴，男爵。我是爱国的英王，位于所有人之上，是不是？”

劳伦斯早就准备好应对之辞。英王在好几年前就自称“爱国的英王”，而且他希望在任何时候都能听见肯定的回答。

“是的，我的陛下，你是爱国的英王，位于所有人之上。”

“好孩子。”英王轻声说道，并伸手轻拍男爵微秃的头顶。男爵困窘得满脸通红。国王陛下对待他的方式就像是对一个小侍从，说实话，这让他有点难为情。



“起来吧，男爵，帮我监督今天这个重要的场合。”英王命令道。

劳伦斯抬头近看他的国王，回想乔治国王年轻时的英俊，真是觉得岁月不饶人。如今的他，下颚肥胖，皱纹加深，眼睛下方浮现出眼袋，还戴了一顶全白的假发，两侧的假发微微卷起。纯白的假发映衬他的肤色更加苍白。此时的英王面露天真的笑容期盼地望着他的臣子，劳伦斯男爵也立刻报以谦卑的微笑。但是国王神情中太多的仁慈和真诚令男爵突然变得彻底愤怒了。他回想，在英王没有生病的时候，他是一个能干、英勇的国王。他对待臣下的态度就像是父亲对待孩子一样地慈爱。可如今神志恍惚的他得到了什么？他至少要获得尊敬，不该有今天尴尬的场面。

男爵走到国王身旁，然后转身看着人群。他的用愤怒颤抖的声音喊道：“跪下！”

所有的人都被男爵的吼声吓了一跳，乖乖地跪下了。

作为朋友的修格显然也没有想到，他以惊愕的神情看着劳伦斯。劳伦斯本人也是此刻才明白，自己原来是如此有魄力的人。可怜的英王对大伙一致的忠诚举动显得十分满意，这也是他最重视的。“男爵，”他望向劳伦斯的方向：“去带新娘和新郎来。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劳伦斯转身向英王敬了个礼，英王这才转头看着蓝爵士。“女士们都到哪儿去了？我敢说 I 根本没看见任何一位女士。这是为什么，蓝爵士？”

这让蓝爵士怎么回答？他们没带女人前来是因为他们为战而来，并非为了庆贺婚礼，而是为了流血！蓝修格怎么能对国王说出真相呢。这个时候的诚实相告只会伤害国王温和的心。

“是的，我的爱国的英王，”蓝爵士说道，“我也注意到现场缺少了女士的芳踪。”

“这是为什么？”国王坚持问道。

蓝修格绞尽脑汁地想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但还是放弃了。他绝望地向他的朋友求救。“你知道原因吗，劳伦斯男爵？”

男爵刚走到门口。他听见了朋友惊慌的语气，立刻转身。“这趟旅程对……纤弱的女士而言，恐怕太艰辛了。”他解释道。

这谎话说得实在是离谱，他差点没让自己噎着。谁不知道温彻斯特家的女人像老虎一样精力充沛，说她们纤弱，简直是笑话。幸好国王的记忆



里对这些早已模糊了，他点了点头，表示接受了这个解释。男爵转头瞪视着温彻斯特家的人，是无礼害他对国王说了谎。这些该死的野蛮人。平静了一下后，他开始执行国王的使命。

首先应他的传唤而来的是新郎。他有一头红褐色的头发和一对澄澈的绿色眼眸；他的脸庞消瘦、棱角分明；高挺的鼻梁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断了，这使得原本俊美的侧面增加了些许粗犷的线条。这就是出自圣詹姆斯家的圣詹姆斯侯爵，当他走进大厅时，宾客们纷纷为他让开了一条宽阔的通路。他的神态就像是一位准备视察臣下的伟大战士。他的神态一点也不可亲，他的家人称他为纳山，全国最年轻的贵族之一，刚满十四岁。他是实力雄厚的威克菲公爵的儿子。而此时，威克菲公爵正在海外为他的国家执行一项重要任务，所以并没有参加儿子的婚礼。事实上，公爵根本不晓得他儿子要结婚这件事。男爵知道，如果公爵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一旦他被惹火了，他会像撒旦一样地令人胆寒。大家都知道，他的残酷远甚过所有圣詹姆斯亲族加起来的力量。劳伦斯猜想这或许也就是他们全都尊敬他的原因吧。

虽然公爵是那样的恐怖，可是纳山却是让劳伦斯喜欢的孩子。虽然他只有十四岁，但是他却十分成熟，因为纳山是个懂得聆听的孩子，在每一个场合都会先聆听其他人的意见，然后再以他认为最恰当的方式去处理事情。劳伦斯喜欢他，尊敬他，却也为他感到些许的难过，因为他们相处多次，但是劳伦斯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笑容。劳伦斯觉得这是一大遗憾。

圣詹姆斯一族的人现在并没有认可他正式的名字，还都只叫他“孩子”，想要在圣詹姆斯家成为首领，必须要通过重重考验。当然，从他的体格看来，他绝对是一位天生的领导者，可族人们希望他能更加超群，并要让他养成圣詹姆斯家特有的残酷性格。谁让他是公爵的儿子，将来将要支撑起整个圣詹姆斯一族。

纳山的叔父告诫他，除非国王亲自下令，否则用不着向他下跪。然而，纳山根本不理睬叔父们的告诫，他单膝下跪，低头，以坚定的语气说出他对英王的忠诚誓言。当国王问他是否是爱国的英王时，男孩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这使得他的神情稍稍缓和了些。

“是的，我的君王，”纳山答道，“你是我爱国的英王。”





侯爵的举动让劳伦斯欣喜不已。从英王的笑容中，他看到国王也十分的高兴。但是这一举动却惹怒了纳山的亲戚，他们个个横眉竖目，似乎随时都要爆发。而温彻斯特家的人却高兴极了，甚至发出嘲笑的呼声。

纳山突然迅速地站起来，转身瞪视着温彻斯特家的人，脸上的神情像雪一样的冰冷，似乎想要冻结他们的傲慢和无礼。等到大部分温彻斯特家的人都僵硬地低头看着地板时，纳山才重又转身面对英王。圣詹姆斯的男人这时又发出鄙视的声音。

男孩并不理会族人的反应。他双腿分开站立，双手放在身后，直视前方，脸上露出厌烦的神情。

劳伦斯男爵直接走到纳山面前，对他点了点头。他要纳山知道他对他的表现十分高兴。

纳山迅速地朝男爵点了头，作为回答。男爵隐藏住笑意。这个男孩的自信温暖了他的心。他站在所有族人之前，无视任何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他的表现是正确的。劳伦斯男爵觉得自己像是一位骄傲的父亲——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反应，因为男爵一直没有成家，根本没有孩子。他不知纳山脸上的厌烦面具是否会一直持续到婚礼结束。他心中想着这个问题，一面转身去接新娘。

他走到楼梯口，听见了新娘的哭声，接着是一个男人愤怒的吼叫声。男爵敲了两次门，新娘的父亲温伯爵才来开门，他脸像烈日一样的红。

“你总算来了。”伯爵怒吼道。

“陛下迟了些。”劳伦斯男爵答道。

伯爵点点头。“进来吧，男爵，帮我把她弄下楼。她正在使性子。”

劳伦斯男爵看着伯爵的脸，差点笑出声来，看来他已经被新娘折腾得筋疲力尽了。劳伦斯男爵说：“我听说这个年纪的女孩子都会使些小性子。”

“我从没听说过。”伯爵抱怨道，“没错，这是我第一次跟莎娜单独相处，看来她甚至不知道我是谁，”他补充说道，“我当然告诉了她我是谁，但是你会发现她根本没心情听任何事。我实在不知道她会这样难缠。”

劳伦斯男爵无法掩饰他的吃惊。“哈瑞，”他叫了伯爵的名字，“我记得你还有两个女儿，而且她们的年纪都比莎娜大。我不明白你怎么会——”

伯爵没等他说完。“我从来不必跟她们单独相处。”他抱怨道。



劳伦斯觉得他的话让人难以置信。他摇了摇头，跟着伯爵走进房间。一进房间，他就看见新娘，她正坐在窗下的座位边缘，苦恼地望向窗外。

奇怪的是，当新娘看见劳伦斯男爵进来，立刻停止了哭泣。劳伦斯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迷人的新娘。她天使般的脸庞两侧，垂着凌乱的金色鬈发。她的头上戴着一顶鲜花编成的花冠；可爱的鼻梁上有一些雀斑。泪水沾湿了她的双颊，棕色的眸中一片愁云惨雾，看起来就让人怜惜。

一件纯白色的长袍，腰际和长裙边缘镶嵌着蕾丝花边。当她站起来时，刺绣的腰带垂到了地上。

她的父亲大声地咒骂了一声。

“我们该下楼了，莎娜。”她父亲命令道。

“不要！”

伯爵的怒吼声回荡在室内。“你胆敢这么折腾我，回去之后，我会让你后悔，小丫头。我一定会好好地修理你。我说到做到，你等着瞧！”

莎娜能听懂伯爵的意思吗？

莎娜用充满反抗的神情瞪着伯爵，以示挑战和不屑。然后她大声地打个呵欠，再度坐了下来。

“哈瑞，对你女儿大吼大叫根本无济于事。”劳伦斯男爵说道。

“那么我就好好地揍她一顿。”伯爵怒道。他威胁地踏前一步，举起了拳头。

劳伦斯男爵挡在伯爵前面。“你不能打她。”他有些愤怒了。

“她是我的女儿，”伯爵咆哮着，“我会用各种方法来让她合作。”

“你现在是我的客人，哈瑞。”劳伦斯男爵答道。他知道自己也快吼叫了，于是他立刻降低音量。“让我试试。”

劳伦斯转向新娘。他注意到莎娜对父亲的怒火根本无动于衷。她再度大声地打个呵欠。“莎娜，只要一点点的时间，这些事情就会结束了。”劳伦斯男爵说道。他蹲跪在她面前，露出了微笑，劳伦斯温和地拉她站起来。轻声地说些赞美的话；并将她的腰带重新系好。这时，她又打了个呵欠。这次，他知道她是真的犯困了。

看来，这个小新娘真的需要午睡。劳伦斯男爵拉着她走了几步，然后她却突然挣脱了他的手，跑回窗边的座位前，拿起了一条比她的体形大三倍



8 的旧毯子，披在身上。

接着，她急忙走回劳伦斯男爵身边，握住他的手。披在她肩上的毯子垂在她身后的地板上。毯子的边缘安全地包裹在她的鼻子下方。

父亲想拿走毯子。

莎娜开始失声大叫，她父亲又开始骂人。劳伦斯男爵觉得一阵头痛。“看在上帝的分上，哈瑞，让她披着她的毯子。”

“不行，”伯爵叫道，“那太碍眼了，我不准！”

“到了大厅时再拿下来。”劳伦斯男爵命令道。

伯爵屈服了。他狠狠地瞪了女儿一眼，然后走到劳伦斯男爵前面，引导他们下楼。劳伦斯这个时候有点希望莎娜是他的女儿。当她抬头看他，脸上露出依赖的笑容时，他很想将她抱在怀中。当他们走到大厅时，她的父亲再度想取走她的毯子，她变得比先前更加激动了。

当纳山听见入口处传来的争吵的声音时，转过身子，瞪大了眼睛，因为他实在是太惊讶了。他很难相信眼前所看见的一切。因为他相信只要父亲回来，就会马上退了这件婚事。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在看见新娘的时候，更是惊愕不已。

这个新娘是个泼辣的女孩。纳山再也无法继续维持厌烦的神情。温伯爵的吼声比他女儿的叫声还大，但是他的女儿却更加顽固。她双臂抱住她父亲的腿，努力得似乎想拧下他膝上的肉。

纳山笑了，他的族人也笑了。他们的笑声洋溢在大厅内。站在另一边的温彻斯特家一族则完全吓呆了。他们那位不发一语的族长已经将他的女儿拉了出来，却又继续另一场毯子争夺战。不过，他并没有赢得这场战争。

失去耐性的劳伦斯男爵一把抱起新娘，走近纳山，他把新娘和那条毯子都塞进了纳山的怀中。

是抱住她还是让她掉下去。纳山正在犹豫的时候，莎娜因为害怕父亲再度来抓她而迅速用双臂搂住纳山的脖子，紧紧紧紧地搂着他。

当莎娜确定父亲不会再来抓她，自己已经安全了之后终于转过头，专心地看着眼前抱着她的陌生男人。她一直看着他。而此时的新郎站得像矛一样地直挺，额头全是汗。他知道，她正望着他的脸，可他却不敢转头看她。也许她想咬他一口，也许她又要吵闹。抱着这个陌生的新娘，纳山实在是



手足无措。但他已经下定决心，由他来接受这一切困窘。毕竟，他算是成人了，而她还只是个孩子。

纳山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国王，直到莎娜伸手碰了他的脸颊，他才终于转身看着她。她拥有一对他所见过最深邃的棕色眸子。“爸爸要打我。”她扮着鬼脸说道。

他并没有回答，莎娜看他也似乎看累了，眼皮几乎要合上。当她突然趴在他的肩上时，他全身更加僵硬了起来。她的脸紧贴着他的脖子。

“别让爸爸打我。”她喃喃说道。

“我不会让他打你。”他答道。

突然之间，他成了她的保护者。纳山再也无法装出厌烦的神态，他轻摇着他的新娘，并且放松了紧绷的肌肉。

在这冗长的激烈争夺之后，莎娜真的是累坏了。她来回地磨擦着在她鼻子下的毯子，很快地，沉沉睡去。口水却都流在纳山的脖子上。

直到律师开始宣读这桩婚姻的各项条文时，新郎才知道她的实际年龄。

他的新娘只有四岁。



第一章 THE PRESENT

一八一六年 英国伦敦

一次干净利落的绑架即将上演。

圣詹姆斯侯爵三世——圣詹姆斯·纳山为求这次绑架行动的成功，早已做了充足的准备。只要幸运之神降临，那么他的绑架便宣告成功。多么讽刺，这次的绑架行动居然完全合法。现在来看，那些繁文缛节，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就算是运气不佳，他要做的也无非是让对方无法张口呼叫。以保证绑架的顺利完成。

无论用怎样的方法，也不去管这是否合法，他一定要带走他的新娘。纳山，只有亲密的朋友才用这样的称呼。纳山并不打算做个绅士，因为他的本性与绅士的那些温和特质根本不搭。更何况，他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只要再过六个星期，只有六个星期，他就正式地违反结婚条约了。那么他所受的损失将是无法计算的。



十四年前，联婚条约正式颁布的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新新娘，可是，要描绘那个黄毛丫头的模样却不是件困难的事情。他根本不对他那个新娘抱有任何幻想，因为他看了太多温彻斯特家的女人，乌鸦怎么可能生得出天鹅来？那些温彻斯特家的女人无论在外貌还是性格上都让人不敢恭维。一个个都长着葫芦般的身材，硕壮的骨格，比男人更有力量，粗大的腰肥硕的臀，真是让人不忍一看。还有传说这些女人的食量更是惊人，普通的男人根本不是她们的对手。

纳山的身边如果有这样的妻子，那他的生活将如同在深夜与鲨鱼共游、夜晚与野猪同眠般的恐怖又让人作呕。但是，纳山早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来承受这份痛苦的考验。他想，如果他肯花点心思来面对这个麻烦，便可以想出一个既能履行条约又不必跟这个女人朝夕相处的办法。

纳山从小到大大一向都是他自己拿主意，也只有克林——这个他最信任的朋友才明白他的心思。这个婚约所能带来的结果对他们而言可谓至关重要，以至于让纳山无法忽视。他知道，只要他能跟莎娜这个温彻斯特家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一年，他所能获得的交换条件足足可以补偿这个婚约所带给他的不愉快以及任何他所必须忍受的。

纳山和克林在去年夏天成立了公司，这笔由英格兰国王主婚所带来的财富将对他们的公司“翡翠船运公司”大有帮助。“翡翠船运公司”是纳山和克林的第一家合法事业，而他们也下决心要有一番作为。这其中的理由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们两个人已经厌倦了生活在法律边缘的日子。在一次意外中，他们加入了海盗的行列并开始了强盗的生涯。说实话，这样的生活也过得很好。但是，冒险的生活终非长久之计。总有一天要“上岸”的。

有谁知道，圣詹姆斯家的纳山其实就是恶名昭著的海盗“裴根”，在他的身上充满了各种传奇色彩。他的敌人多得无法计数，而悬赏他人头的奖金更是高到连圣人都会心动。想要继续保留纳山，那么保守裴根的秘密就越来越困难了。如果他们继续从事海盗的勾当，那么裴根（也就是纳山）被逮捕归案便是迟早的事情了。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克林一直苦口婆心地劝告纳山。终于，纳山决定金盆洗手，过新的生活。

就在他们下定决心的一个星期后，“翡翠船运公司”成立了。他们的公



司位于港口附近的心脏地带，装潢却十分的简陋。公司仅有两张桌子、四张椅子和一个档案柜，就连这些破烂儿还是前一位屋主在一场大火之后，懒得搬走而留下的。但是，由于资金的缺乏，他们将购买新家具列在购物单上的最后一项。他们优先考虑的是船只，因为他们了解做生意是怎么一回事。

纳山与克林都毕业于牛津大学，但是在学校的时候他们并不认识。克林的身边总是有一大堆的朋友，而纳山却经常是孤单一人。而当他们两人投身于政府，从事机密工作的时候，才开始有了关联。他们共同为自己所爱的国家冒险，但是忠心却遭到上级长官的出卖。这件事情令克林惊愕又愤怒，而纳山却很平静。纳山无论做什么总是做最坏的打算，所以他很少失望。纳山天生就是个愤世嫉俗的人，他早已习惯了“战士”的生活。纳山打前锋，克林善后。经过大约一年的时间，纳山终于开始信任克林了。他们是一对完美的搭档。

克林的哥哥是韦凯恩男爵。凯恩在一年前娶了纳山的妹妹茱迪。这个婚姻更加强了克林和纳山之间的关系，他们成为姻亲上的兄弟。

由于纳山是个侯爵，而克林又是势力雄厚的男爵的弟弟，所以他们两人经常受邀参加各种活动。克林很轻易地就打入了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并且利用各种场合来拉他们的生意。纳山却从不参加任何宴会。事实上，在社交圈中，大家都觉得纳山并不是个容易相处的人。纳山也的确不喜欢社交圈里流行的谈笑嬉戏。他宁可舒服地待在码头上简陋的酒馆里打发时间，也不愿僵硬地坐在豪华的沙发里与无聊的人寒暄。

从外型上看来，他们两人也完全不同。克林是个“漂亮小子”——这是每当纳山想激怒克林时所用的字眼。克林有着一双淡褐色的眸子和贵族气息十分浓厚的五官，那可以说是魅力十足。克林蓄着一头同纳山一样的长发，那是他们在海盗生涯之后留下的惟一纪念品。然而，深褐色的长发并没有遮掩克林完美的脸庞，反而将他衬托得更迷人。克林几乎跟纳山一样高，只是他的体格看起来比较瘦削，可上流社会的淑女们认为克林实在是英俊至极。某些时候的克林也如同纳山一样傲慢。尽管克林的腿在一次意外中受伤，有些微跛，但是这反而增加了他的魅力，淑女们将他定义为心中永远的王子。

而纳山则是另外一种类型。他看起来像个古代的大将，而不像现代的



阿多尼斯(注:维纳斯女神钟爱的美少年。)。他不像克林将长发整齐地扎在脑后,而是任由他那头红褐色的长发自然地披在肩上。纳山十分高大魁梧,肩部和腿上都是结实的肌肉。他的眼睛是那种很生动的翠绿色,深邃且不羁。只因为淑女们都急于避开他那张阴沉的脸庞,所以她们还没发觉其实纳山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男人。

对其他人来说,这两个朋友看起来是截然不同的。克林像个圣人,纳山则像个罪人。事实上,他们两人的个性却非常得相像,都是把感情深藏在心中的人。纳山利用孤僻和阴沉的脾气当做武器,防止别人接近他,克林则是以表面功夫敷衍别人,以达到与纳山相同的目的。

对于爱情的看法他们也保持一致,克林的笑容跟纳山的阴沉都是他们的面具。一次的背叛已经使他们得到了教训,也学会了隐藏,他们从不相信童话般的爱情以及“从此美满幸福”的谬论,只有傻瓜和纨绔子弟才会心存这种幻想。

纳山摆出一贯阴沉的表情走进办公室,克林则懒洋洋地躺靠在高背椅上,双腿搁在窗座上。

“纳山,金宝已经备妥了两匹马。”

“你们有事?”纳山问。

“你明知道那两匹马是干什么用的,纳山。你跟我要到花园去看莎娜小姐。今天下午的花园一定会挤满了人。我们只要躲在树后,就不会被别人看见。”

纳山转身面向窗外,回答道:“我不去。”

“我们不在的时候,金宝会照顾公司的一切。”

“克林,我不需要在今晚以前知道她的模样。”

“那怎么可以,你当然需要先好好地看看她。”

“为什么?”纳山问道。他似乎感到很困惑。

克林摇摇头,“为了让你自己有心理准备。”

纳山转身说,“我不需要准备什么,每一个细节我都已经打点妥当了。我知道哪一个是她卧室的窗口,窗外的树木我也试过了,足以支撑我的重量,而且她的窗子不会上锁,船也早已准备启航了。”